



花客 ■ 杨华峰

## 杨浦记忆

## 我家来了个理发师

■ 赵荣照文

学校放暑假了,上小学的孙子元元,像往常一样来爷爷家小住几天。这天午休后,孩子正聚精会神做着暑假作业。

楼下安全门的话筒突然响起,孩子警觉地跑过去接听,他改用沪语问道:“喂,依是啥呀?”随后,他手提着话筒转过身子面带诧异神色征询我道:“是个理发的,让不让进?”我莞尔一笑,拍拍孩子的肩膀答道:“是给爷爷理发的,当然让进!”孩子随即用食指按了一下话筒上的开门键,只听得楼下的铁栅栏式的安全门“咔嚓”一声响,紧接着一阵急促的登楼踏步声由远而近、由轻而重地传进了我们四楼,出于好奇心,孩子贴着半打开的房门,凝神地望着楼道处,想看看到底来了个什么样的一个人。当一位上着蓝白相间的T恤,下着米色长裤,右手提着拎包,中等个儿,面带笑容的来人站立在他面前,并一边伸出左手抚摸他的额头,一边轻声细语问:“小朋友,认得我吗?”孩子一下被来人的这番亲和感所融合,立马走上前,连拉带推地把来人拥进了屋子,并向正在厨房忙活的奶奶直嚷嚷:“我家来了个理发师,我家来了个理发师!”

孩子之所以这么嚷嚷,在我看来,一是“好奇”。小孩子家只有在收看旧社会故事片时,才见过大户人家请来“教书先生”、“厨师”、“理发师”等上门服务,想不到爷爷今天居然也请来了位上门剃头的师傅;二是突然来了个外人,元元想提醒正在忙活的奶奶来接待客人。话音刚落,奶奶果真转身来招呼来人:“老夏,有劳您

了,您又来为老赵理发了,请进!”孩子没想到奶奶对来人如此熟悉,茫然地瞧了瞧我,似乎想问我:“爷爷,这是怎么回事?”我指着来人告诉他:“元元啊,他不是什么理发师哟,他是爷爷在老年读书会里的一位书友,你应该管他叫声爷爷才是!”

他奶奶接过话茬道:“这位爷爷啊,每个月都要来一回我们家,为你爷爷理发呢。”

是啊,打从他第一回“上门服务”至今,少说也有十来回了,这每月一次上门理发的“潜规则”,得从去年我和老夏结伴“欧洲游”说起。

去年11月13号傍晚6点许,离去浦东机场登机出发“欧洲游”只有4个多小时了,本小区的老夏手提肩扛地带着行李到我家,两人再次打点一下各人的行李,看看还欠缺点什么?无意中老夏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我的着装,发现我的头发乱蓬蓬的,挺不顺眼,他猛地对我道:“赵老师,你的头发该理一理,这样出国,影响中国人的形象。”我说:“对啊,我怎么就注意到呢?现在去店里理发怕是来不及了,咋办?”他立马说:“如果你不介意,我给你理。”他的“毛遂自荐”让我一愣,因为我以前只听说他原是位国企的宣传科长,下海后,开过照相馆,是个专业的摄影师;开过画室,是个不错的画师,却不清楚他还深藏着“理发”这手艺活。在这节骨眼上,我顾不上许多了,便赶紧说:“会理就行,那就有劳你了。”他马上回家取来了“家伙”,三下五除二,只花了刻把钟就解决了问题,而且剃得光洁平整,完全说得过去。我不禁翘起大拇指对他道:“真了不起,文武兼备啊,怪不得你爸妈给你取名叫‘斌斌’。”

逗得他哈哈一笑。老夏见我对我理发结果很满意,便一边收拾“家伙”,一边直率地说:“往后你每月一次的理发我包了!”这以后,我真的成了他锁定的服务对象了。

这天他照例来了,习惯地把靠墙的座椅搬到屋中央,我就坐后,他给我围上蓝色围兜布,先是用梳子粗略地把我头发梳理一番,接着操起电刨推子,从下向上,从左到右,有条不紊地剃了一通,而后再用发剪将参差不齐的头发修平,末了从刀鞘中拔出剃须刀,把我的发结和腮部部位的胡须,茸毛刮净。他这“一招一式”全被我孙子元元看在眼里,趁我解下围兜布之时,孩子走到老夏跟前,腼腆地说:“夏爷爷,要不您也给我剃一剃。”我看了看表对孩子说:“到了点,夏爷爷该去老年书画班授课了,改天再请夏爷爷为你理发可好?”孩子点点头答道:“好吧!”

不难看出老夏是个“大忙人”。我与他两年多交往得知,这位年近古稀、退休多年的老党员,除了每天必须操持“买汰烧”家务活外,还兼着一大堆的社工职责,如街道党员服务中心书画工作室的当班画师;市光三村老年书画班辅导老师;街道志愿者义务法律咨询员;殷行街道“双创”督导员等。用他的话说:“而今退休了,比我在岗时忙多了。”他每月“光临寒舍”一回为我理发,可谓“见缝插针”啊。

老夏收拾完“家伙”,便向我们祖孙三个一一道别。我把他一直送至底楼门外。望着他一步步远去的背影,我觉得我的这位“理发师”正秉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在脚踏实地一路践行着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## 生活故事

## 窗台长出太阳花

■ 余宏达文

今年,上海的夏天一改往年骄阳似火的狂躁劲,经常阴沉阴沉的,再加上尘霾肆虐,清晨老听到“……防晒指数4级,不适宜日晒”这类随气象预报而来的生活指数预报。夏末临秋的一天,趁天气还可以,我和妻子赶紧在阳台边晾些衣物,几乎是同时,两人都发现窗台上已较久疏于打理的花盆里,不知何时开了几朵小黄花。

“咦,你什么时候种过这种花了?什么时候买的?挺好看的。”妻子问我。

我认识这种花,在我儿时就认得,我原来住过的弄堂老房子里,几乎家家阳台上种有几盆这样的花。“我没种过,也没买过。”我回答妻子,“这是太阳花,很好种养的,可能是别处飘来的种子吧,落在了我们家窗台的花盆里,也可能是鸟儿带过来的,反正是‘无心插柳成行’了。”

凭我对太阳花的印象,太阳花易种,只要有土,它们就能活,到时准开花,花朵的颜色丰富多彩,也够鲜艳靓丽,早在扬州路居住时,老爸老妈也在阳台上种了些太阳花,被栽在了旧脸盆改成的花盆里,但是每年夏天开起花来,满满的一盆,五光十色,十分耀眼,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名贵的花。

查了下资料,原来太阳花的学名还挺雅的,叫半枝莲,喜阳,是夏天开花的彩花之一,因是肉质茎,不需要多浇水,开花时花色繁多,如我们刚发现窗台上有太阳花时,它们开的是黄花,这几天它们又竞相开出了小红花。

事情就是这么怪,我们刚搬到现在的住处时,对养花草也挺感兴趣的,赶上星期天就往花鸟市场跑,雀梅、五针松、君子兰、杜鹃花、茶花、吊兰、文竹……一盆盆的往家里搬,观花的、观叶的,喜阴的、喜阳的,都买来养过,基本就是全军覆没,没有一盆能养活挨过几年的,最多也就养个二、三年吧。有位同事曾经对我说,连一般的花木都养不好,名贵些的你就不要考虑啦,你就养盆铁树试试吧,铁树最好养,只要少浇水,记住一定要少浇水或不浇水,一般不会死的。惨不忍睹的是,我连养了2、3盆铁树,结局还是一个“死”字了结。

没想到,死了养花种草的这颗闲“心”之后,好多年过去了,今年,窗台上竟然毫无知觉地长出了几枝太阳花,令人喜出望外,欣赏之余不免感慨,精心养花花不开,无意赏花花自来。

太阳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,边开花边结子,秋后会自行枯萎,但它能自播繁殖,明年,还能在窗台上看到太阳花开花吗?期待着。

## 闲话花界

## 勿搭界

■ 郑树林 文 剪纸

到公司上班后交关事体往往自家做得蛮好,但是老板动不动还要请我吃排头,明明跟我一眼眼还勿搭界格业务做坏脱了,硬讲与我搭界,要扣我格钞票奖金,弄得我火气黑大。跟伊摆道理,依不听还要吓我,再讲就炒鱿鱼。么办法,啥人让我来了迪个部门,迪个老板手下做生活,只好吃瘪。

其实阿拉生活、工作中往往有交关事体明明一眼眼勿搭界,可由于别人格勿了解,硬把伊搭界进去。还有交关事体明明搭界,到了关键辰光倒是勿搭界了。好事体是人家格,错误格事体就跟我了。到底啥事体跟我搭界,我一直弄勿清爽。所以讲公司里厢发生事体格辰光,我现在是基本上勿去关心,生怕跟我搭界,到了外面交关闲事我还不进去望“斜眼”,生怕跟我搭界。越是勿想搭界越是会的搭界。这天早上公司里来了交关警察,一问原来是公司里昨天夜里厢有小偷,到阿拉公司里偷么事,警察一个个问了公司同事,想想格种事跟伊总勿搭界,就到边上去白相寻两格同事嘎山胡。

等到警察走了之后,老板让阿拉自己检查自己少了啥么事,我拉自己格写字台一看,坏了,翻了一塌糊涂,勿搭界嘎事体又跟我搭界了,现在想想还是有点胸闷。

勿搭界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职场中可以用得太多太多,隔壁邻居吵

架跟阿拉勿搭界;马路上车子出事体勿是我,跟阿拉勿搭界;同事格业务做拉好勿好还跟我勿搭界,公司格业绩上勿得上也跟我勿搭界,我只要做好自家格工作跟我勿搭界格事体尽量勿去搭界。到了年底公司总结汇报,勿晓得那能就是因为勿搭界,领导讲么团结合作精神勿仅仅是扣奖金,还让我降了一级,真勿晓得啥地方又做错特了。后来才晓得公司格文化是团结,共同前进,勿因为某一个人的工作好就升职,一个公司大家都是同事只有大家才搭界,公司才会得壮大。

勿搭界在我们的公交车地铁上也常常听得见,一些小偷偷东西,有乘客明明看到,还有东西被小偷偷去了,报了110之后警察到来,小偷偷偷的东西扔在地上,警察让一些乘客作证明,可许多人都以没看见、勿晓得、跟我勿搭界而不愿意去作证,特别气人的是被小偷偷走东西的现在找到了,也不愿意作证,警察没有人作证明,么证据就无法给小偷定罪。这样的勿搭界实在是害人呐。



## 意犹未尽

## 我爱大杨浦

■ 徐春望文

杨浦地处上海市区的东北,在这地方,我吃喝拉撒60多年,可以骄傲地说,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杨浦人!从定海桥到同济大学,从大连路

到共青森林公园,我的足迹遍及杨浦大街小巷,亲眼目睹这块地方的变化,被这里人们的胸怀所激荡。

我的童年在石库门度过。那时荆州路霍山路一带,除极少数几栋洋房外,都是石库门住宅。我住芝阳里时,

记得有个夏天母亲哮喘发作,石库门弄堂邻居个个关切,拿凳子的,倒水的,扶一把的,安慰的,纷纷出手相助。石库门的人热情、善良。整个弄堂洋溢温馨的画面,过了半世纪,我依旧难忘。

青少年时期,我在学校度过,就读的市东中学在荆州路惠民路拐角上。市东的老师上课认真,不仅教你课本的知识,同时也传授你课外的生活经验。放学了,老师往往很晚才离校,

学生有疑问仍可向老师讨教。班主任总是把我们学生当作自己的儿女,时刻关心我们的成长。老师敬业、亲切,令我们受益终生。

后来因文革,我这个初中生,被组织分配进了在长阳路临青路的机械厂,开始了青壮年的漫长生涯。上海的百万产业工人,杨浦差不多占了近半数,我成为其中之一。每天从事生产劳动,不管是寒冬腊月或酷热炎夏,不断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。在大公

无私的群体中,时时感受勤劳、正直。我家在杨浦,住在黄兴路延吉西路的居民楼里。随着改革开放,石库门住宅成片消失,代之拔地而起的幢幢摩天楼。工厂企业在结构调整中关、迁、转,商业中心和服务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知识杨浦高歌猛进。

摊开上海市地图,在图上把杨浦勾勒出来,大杨浦多么像展翅之鹰。为追逐梦想,正飞出黄浦江,飞往蓝天白云的未来。